

山西革命斗争回忆录



山西革命斗争回忆录

山西省军区政治部編

2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二年·太原

山西革命斗争回忆录

(二)

山西省军区政治部编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路七号)
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2号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太原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1/32·7 $\frac{5}{8}$ 印张·1插页·150,000字

一九六二年八月第一版

一九六二年八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,300册

统一书号: 10058·468

定 价: 0.71 元

统一书号: 10088 • 468

定 价: (平)0.71元

目 次

首战平型关·····	上將 李天佑(1)
夜襲阳明堡·····	余述生(15)
呂梁三捷·····	上將 楊 勇(22)
一河之隔·····	少將 左 齐(31)
一支工人抗日自卫队的成长·····	康永和(35)
夜战滑石片·····	中將 廖汉生(46)
挺进雁北·····	王清銘(53)
难忘的岁月·····	刘祖武(59)
艰苦生活散記·····	上校 刘明溪(79)
兴道村歼灭战·····	大校 刘东記(86)
送信·····	李来水(93)
霍州运粮·····	中校 蘇显旺(100)
在阳光和雨露下·····	少校 刘 伍(107)
四吨整风紀事·····	刘 凱(117)
“敌后的敌后”鬧生产·····	少將 曾 美(131)
“气死牛”和“石头王”·····	大尉 馬志勤(137)

同甘共苦 血肉相連	王增仁(143)
去延安的路上	聶凤炎(149)
打游击	中校 孙发云(153)
上党大捷	中將 刘 忠(160)
战临汾	“临汾旅”編写組(175)
晋中平原上的一个歼灭战	周士第(194)
激战小窑头	少將 邓士俊(207)
战太原	少將 蕭应棠(223)
指揮員的艺术	上校 門国梁(234)

首战平型关

上将 李天佑

军用列车吼叫着，日夜不停地沿着同蒲路向北急驰。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健儿，坐在敞蓬车厢里，任风雨吹打，任困乏袭扰，慷慨高歌奔赴抗日前线。

芦沟桥事变后，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叫嚣“三个月内灭亡中国”。华北日军在侵占了北平、天津、张家口、保定等地之后，气势汹汹地一面沿津浦、平汉两条铁路节节南下，一面兵分两路进逼山西。而驻扎华北的八十万国民党军队，在日寇大举进攻下，迅速土崩瓦解，纷纷逃窜，真是“闻风四十里，枪响一百三”，使侵略者如入无人之境。在这国家民族的危难关头，只有三万余人的八路军，背负着人民的希望，东渡黄河，以大无畏的精神向敌后英勇挺进。与贺龙同志率领一二〇师开往晋西北的同时，我一一五师在林彪师长率领下，于晋西南侯马市登车，向晋东北疾进。

一路上，有多少事情使人激动不已啊！我们每到一地，那些拄着拐杖的老大爷、老大娘，怀抱婴儿的母亲，热血沸腾的青年男女，就悲喜交集地围绕上来，询问我们是不是上前线打鬼子的队伍。当我们回答说：“我们是八路军，是上前线打鬼

子的。”他們便轉悲為喜，臉上立刻露出希望的微笑，接着便把大量的食品、香烟塞到我們手里。尤其使人感動的是那些東北流亡學生，他們一群群，一隊隊，冒着風雨擠在月台上，徹夜地唱着悲憤的歌曲，歡送我們上前線。每逢火車進站，不等車停穩，他們便擁上車廂，拉住戰士的手，哭訴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。這些遠離家鄉、到處流浪的青年人，生活本已無着，但是他們還要把自己僅有的一件毛衣、一條圍巾或一付手套送給戰士。有的盡其所有，把錢買了饅頭、燒餅送來，表示自己對抗日戰士的一片熱忱。目睹國家受辱，同胞流離失所，誰不義憤填膺啊！戰士們揮舞着拳頭高呼：“頭可斷，血可流，寧死不做亡國奴！”生死已到最后關頭，八路軍和人民的悲憤融合在一起了。

部隊在原平下車後，沿途所見，却又是一番令人怵目驚心的景象。潰退的國民黨軍隊洗劫了這一帶地方。搞得大小村莊冷冷清清，真是日寇未到處，百姓先遭殃。我們急急忙忙往前趕，蝗蟲般的國民黨潰兵卻槍上挑着包裹、小雞，攆着馱有箱籠的牲口，慌慌張張往後跑。一邊跑一邊叫：“厲害啊，鬼子厲害！”恐日病已是國民黨文武高官的不治之症，他們不僅大談其打不得的亡國論調，而且當我軍戰士挺胸闊步向前奔進時，又瞪着眼睛，譏諷地說：“你們背着吹火筒、大刀片，真的要送去送死嗎？”

呸！膿包，還有臉說得出口！心里早就氣得發顫的八路軍戰士，真想狠狠地教訓他們一頓。但是，為了團結抗日，只好忍受了這種諷刺。

論調，我們的裝備不僅遠不及日寇，也遠不及國民黨軍隊。有的戰士連土造步槍都攤不上，只是背着大馬刀。在懦弱者看來，我們未免太不自量了。然而我們的戰士都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子弟，在這強敵面前，他們有勇往直前的英雄氣概。在雪片般飛來的求戰書上，戰士紛紛寫下了鋼鐵般的誓言，表現了視死如歸的精神。有的給父母妻兒寫下了最後一封信，有的準備好了最後一次黨費。千萬個人都是一個決心：誓與日寇決一死戰，為保衛國土而流盡最後一滴血！

九月下旬部隊進窺靈丘以南的上寨地區時，傳來了靈丘失守的消息。接着，得知日寇坂垣師團在侵占靈丘後，正蜂擁西進，直取晉東北邊陲重鎮平型關。二十三日上午，忽然接到師部通知：連以上幹部到師部參加戰鬥動員會。由於形勢緊張，工作繁多，我們已幾天幾夜未休息了。但是，一聽說要和鬼子交鋒，大家就立刻興奮起來。我和團政治委員楊勇同志并肩走向師部。我們一面走一面談論：

“國民黨潰兵留下的影響太壞了！”

“是啊，他們宣傳敵人硬，咬不動。這真是長日寇威風，滅同胞志氣！”

“敵人再硬，我們也要咬！”

“不僅要咬，而且要咬爛它！我們要讓全國同胞知道：我們能夠打敗鬼子；我們要讓敵人明白：中國人民是不可征服的！”

我們很快來到了上寨村小學校的土坪上。林彪師長早在这里等候了。他和各團幹部親切地握手。在他那兩道濃黑的

眉毛下面；一双眼睛闪着异常镇静的光芒。这使我们更加坚定了胜利的信心。我们的林师长是从不打无把握之仗的；就在昨天日寇进占灵丘时，他还亲自到前线了解情况，观察地形。即将到来的这一仗，显然已在师长心中安排好了。

动员会上，林师长分析了战局，介绍了敌情，激动而有力地号召道：“同志们，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着巨大的考验！我们共产党人，应该担当起，也一定能够担当起这救国救民的重任！”他声音激昂，一字一句都象钢铁一样有分量。接着，他挥着拳头下达任务说：“我们要在日寇进攻平型关时，利用这一带的有利地形，从侧后猛击一拳，打一个大胜仗，给敌人一个打击！给友军一个配合！给人民一个振奋！”

正在这时，驻平型关的国民党晋绥军发来电报说：日寇先头部队已接近平型关。林师长看过电报，派出侦察部队，继续讲话。最后，他把这次伏击敌人的具体打法向到会干部作了详细交代。

黄昏时分，部队出发了。我们六八六团连夜赶到距平型关三十余里的冉庄，在这里进行战斗准备：召开党委会，进行战斗动员会，组织干部到前面观察地形，派侦察部队到各要路口，断绝行人，封锁消息。战士们忙着擦拭武器，分配弹药。每个人不过一百多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。但谁都明白：为什么要打这一仗，为什么必须打好这一仗。随便问一个战士：“你准备怎样打这一仗？”他就会这样回答你：“冲锋在前，退却在后！”这是党对共产党员的要求，也是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决心。

二十四日傍晚，师部接到了晋绥军从平型关正面出击的

計劃，計劃中別有用心地要求我軍加入他們潰亂的戰線，替他們堵擊正面的敵人。林師長洞察了他們的陰謀，決定仍按原計劃，在平型關至東河南鎮沿二十華里的山溝伏擊日寇，並命令部隊當晚二十四時進入陣地。

我們原想在出發之前，抓緊時間睡一覺，但是，激動使人無法平靜下來。楊勇同志開玩笑地對我說：“荷，老戰將了，怎麼還這麼緊張！”我說：“我是在考慮我們從未和日本人交過手，這一仗千萬不能草率，必須打好！”楊勇同志說：“是呵，全國人民都在等着我們的勝利消息呢！”

大約是晚上九點了，我仍合不上眼，決意到師長那兒走走，問一問有無新的情況。

我走進師長的房子，師長已躺下休息了，頭上還戴着健腦器。他身體很弱，常常在地图前，靜坐幾個小時，想了又想，把戰鬥的每個細節都想到，然後才肯休息。現在他睡了，也就是說他已經把一切都想好了。軍用地图還掛在牆上，那些紅藍筆迹已決定了敵人失敗的命運。

我笨重的腳步聲，驚醒了師長。他坐起來聽我說明了來意，默默地考慮了一下，對我說：“按原計劃執行。有情況一定會通知你們。”

只是一句簡單的話，就使我心裡平靜多了。

這時，我才感到打攪了師長，心裡很是不安。從他額上的健腦器，可以想象到，他已多少天沒有好好休息了，而且他身子很弱。他多么需要睡眠啊！我完全不必因為這點事來打擾他，因為他對情況的通報和任務的下達，最及時不過了。但是，

我总希望能够多了解一些情况，如果因疏忽而失利，該是多大的錯誤！

师长留我坐一坐，談一談，但不想再打扰他休息，便告辞了。

午夜二十四时，队伍向前运动。

为了隱蔽，我們選擇了最难走的毛毛道。天空布满了烏云，战士們耽心下了雨耽誤赶路，互相催促着快走。烏云越来越濃，大地越来越黑，瓢潑似的大雨終于落下来了。战士們沒有雨具，身上的灰布单軍裝被澆得湿淋淋的，冷得发抖。天黑得象口鍋，黑得令人不敢抬步。

每个人拽着前面同志的衣角，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赶。一不小心，就会摔倒在地上。行軍速度慢下来了。我們希望多打雷閃，好趁着刹那亮光放开步子往前跑。

行进間，碰見一位隨連队行动的机关干部，我問：

“战士們有什么反映嗎？”

“有点急躁，大家說：吃点苦算不了啥，只要能打着鬼子就行。”

“要是打不上呢？就該埋怨了，是嗎？”

他沒有回答。我覺得他在黑暗里笑了。是的，人民的战士就是这样：为了民族的生存，他們希望赴湯蹈火，希望投入如火如荼的战斗。現在，他們耽心的就是怕打不上，怕扑空。可是这倒霉的天气，却偏偏与人作对。雨，嘩嘩地下个不停。真是令人生气。

最糟糕的是山洪暴发了，而我們却要沿着一条山溪繞过

来趟过去。浪涛咆哮，水深齐胸。有几个战士急于趟过去，被水冲走了。奔腾的洪水，拦住了前进的道路。怎么办？似乎只有停下了。然而，队伍中却是一片催促前进的声音：

“趟啊，趟过去啊！”

“长征途中的雪山、草地都没拦住我们，一条小河顶个屁！”

我们不是平时行军，可以早过，也可以晚点过，我们是要在敌人进攻平型关时，利用有利地形伏击日寇，因此，必须按时赶到预伏的地方。

“快过！大胆过吧！”人们互相鼓励着。

战士们把枪和子弹吊在脖子上，手拉着手结成一条坚固的链条，向对岸趟去。九月，已经降霜了，河水寒冷透骨。战士们不声不响地同山洪搏斗，趟过去趟过来，不下二十多次！许多人的牙齿敲得咯咯响，我也感到两条腿变麻木了。

经过大半宿的艰难行进，我们快赶到目的地时，天亮了，雨也停了。这时我才看清忍受了一夜风雨的战士，他们一个个唇青嘴乌，有的因为摔跤过多，滚得象个泥人。队伍在公路南的山沟里隐蔽下来。天还是阴沉沉的，冷风飕飕，又不许生火，战士们只有咬牙忍受，让沸腾的热血来烘干湿淋淋的衣服。

二十五日清晨，我团全部进入阵地。我同杨勇同志到前沿指挥所去观察。指挥所设在一块谷地的坡坎下。前面是公路，两旁是山巒。我和杨勇同志举起望远镜向两侧观看，但见树叶在轻微地抖动。象是秋风在摇曳着草木，在催促它凋零；

又象是披着伪装物的战士，因为衣湿身寒，队在润湿的地上，冷得发抖。我们分不清哪是树木哪是人，只知道那儿隐藏着几百颗愤怒的心。“吃点苦算不了啥，只要能打着鬼子就行。”我好象又听见战士们这样说了。

我放下望远镜对杨勇同志说：“隐蔽得很好。”

杨勇同志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是啊，野兽虽然狡猾，但我们这些聪明的猎手一定不会放过它们！”

我们转向前看，在几块谷子地的尽头，一条公路由东而西，那便是灵丘通平型关的古道了。公路以北是座三四百公尺的秃山，山腰有个不大的古庙，那是老谷庙。这座山雄踞路北，是控制公路两端的制高点。遗憾的是我们已经来不及在它上面埋伏一支兵力了。必须等战斗打响后再去抢占。

在我团的两翼，也看不到兄弟部队的一点踪影。但我们知道在这二十里雨道的南侧，都已埋下了重兵：六八七团在我团东面，从灵丘来的日寇将首先从他们面前经过；六八五团在我团西面，距平型关仅十余里。单等敌人来到，林师长命令一下，左右兄弟部队截头断尾，我团就要拦腰打下去，共同歼灭敌人。

通营里的电话架通了。我再次用电话询问了各营的情况，问到战士的情绪时，他们说：“早就上好了刺刀。大家共同的决心是：绝不辜负全国人民对我们的希望！”

上午七时，山沟里传来了马达声。百余辆汽车载着鬼子兵和军用物资在前面开路，两百多辆大车和骡马拉着的炮队随后跟进，接着开过来的是骑兵。车声呜呜，马蹄锵锵，声势

煞是浩大！那些日本兽兵，脚穿皮鞋，头戴鋼盔，身披呢大衣，斜背着枪，嘍哩呱啦，談笑自若。

周圍異常沉靜。战士們握紧手榴彈，瞪大眼睛，看着兽兵們得意洋洋的樣子，气得直咬牙。

大概是由于公路泥濘不好走吧，几十輛汽車在兴庄至老谷廟之間停了下来。西进的鬼子还在向前拥，人馬車炮挤成一团。这正是个开火的好时机，我抓起耳机詢問了望哨：

“喂，敌人全进了伏击圈嗎？”

“通灵丘的公路上已經看不見敌人了。”

这就是說：这是坂垣师团的后尾了。我放下听筒，馬上派參謀去报告师长。

參謀走后不久，突然，敌人向兩側山上开枪射击起来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是长驅直入的敌人，怎么忽然以火力搜索起来？难道是发现了我們嗎？不可能。我們的部队隱蔽得很好，一点也沒有暴露。显然，敌人是在盲目进行火力偵察。

我正在盼望着师长的指示，到师部报告的參謀跑回来了。他喘着气兴奋地传达了师长的攻击命令。不等他說完，我抓起耳机，命令担任突击任务的一营：“攻击开始！打——”

战士們盼望的时刻到了，兩側的山崗頓時怒吼起来。机枪、步枪、手榴彈、迫击炮一齐发射，把拥塞在公路上的鬼子打得人仰馬翻。一輛从平型关开过来的汽車中彈起火，拦住了鬼子西进的道路。我正在緊張地观察着战斗的发展，一个參謀同志大声招呼我：

“团长！团长！师长叫你到他那里去一趟！”

“师长要我去？好！”

师长在这时找我，一定有重要指示。师指挥所就在我们右后侧的山坡上，有里把路远。我从谷地里一气跑了过去。师长披着雨衣，正在观察前面的战斗。他看我跑得气喘喘的，便说：

“沉着些。敌人比较多，比较强。战斗不会马上结束的。”

然后，他指着战场对我说：“看到了吗？敌人很顽强。”

我顺着师长的手看去，公路上面，敌人正在利用汽车进行顽抗，并组织兵力抢占有利地形。师长接着说：“我们包围了一个旅团，有四千多人，块大不好一口吃掉，你们一定要冲下公路，把敌人切成几段，并以一个营抢占老爷庙。拿下了这个制高点，我们就可居高临下，把敌人消灭在沟里！”

“看！有几个鬼子正在往老爷庙爬呢！”我指着山沟对师长说。

“是啊！你们动作要快，慢了是不行的！”

“明白了！”

“好，去吧。”师长把手一挥：“狠狠打！一定狠狠地打！”

我跑回团指挥所时，山沟里的枪炮声响得更加激烈了，左侧的六八五团也已开始突击。我们为了加强指挥，保证打好，杨勇同志和其他几个同志都决定下到营里去，留我在指挥所负责全面指挥。他们走后，我马上命令右侧山上的三营向老爷庙冲击。

刹那间，巨大的冲杀声震撼山谷，战士们勇猛地向公路冲去。鬼子东奔西窜，战马惊鸣。然而敌人终究是凶狠的，而且

枪法很准。他們不顧伤亡，利用汽車和沟坎頑抗，机枪打得嘎嘎地响。我举起望远镜清楚地看到，我們的火力压不住敌人的火力，冲上去的战士一个又一个地倒下来。然而“冲啊！”“杀！”的喊声仍然不断，战士们前仆后继地繼續前进。敌人的确很頑强，一部分已經爬到对面山上，占领了老谷庙。情况对我們很不利。

看到自己的同志接二连三地倒下，該有多么痛心！然而战士们那豪迈的誓言又在我耳朵里响了起来——牺牲是光荣的！当亡国奴是可耻的！是的，为了民族的生存，我們必須付出代价！我咬紧牙关再一次命令三营：

“三营长，不要怕伤亡！猛冲，一定要拿下老谷庙！”

“是！保証完成任务！”三营长坚定地回答。

我馬上告訴側翼連隊加紧射击，吸引敌人的火力，支援三营冲锋。

山沟里烟雾弥漫，响声震耳。三营战士钻进烟雾里，往前跑，往前爬，往前滚。終于，他們冲上了公路，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。只見枪托飞舞，馬刀閃光，吼杀声、爆炸声，搅成一团。

足足拼杀了半个小时，敌人支持不住了，紛紛藏到汽車底下。我們的战士当时不懂得燒毀敌人的汽車，使其失去掩蔽物，还以为日寇和内战时期的敌人一样，打狠了就会缴枪。他們停止了射击，向躲在汽車底下的敌人喊話：

“缴枪不杀！优待俘虏！”

然而，眼前的敌人不仅不懂中国話，而且还是一群經過法